



重回銀幕 首演隱居殘疾院舍似癡非傻老人

現年76歲的姜大衛(John哥)入行逾70年,近年多活躍於電視熒幕之上,或角色調皮鬼馬,或親自上陣拍攝動作戲,對他而言都是「好玩又過癮」的體驗。近日他重回銀幕,將電影《白日之下》中時而癡傻時而睿智的院友通伯飾演得維妙維肖,頗有「大智若愚」之感,原來角色的不少細節都由John哥親自設計,務求「自然流露,戲由心出」。

◆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

姜大衛 自然流露 戲由心出

時過境遷,無論新一代的導演、演員,還是觀眾,都與幾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語,豐沛的情感不一定要通過誇張的表情和動作傳遞給觀眾。姜大衛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稱,自己從未做過這種「似傻非傻,似癡非癡」的角色,務求可以做到和其他人飾演的同類角色都不一樣。「我問過導演這個角色是不是真的傻?如果是,就要讓觀眾覺得真的是,但其實在這套戲中又不是。我會思考其他人做過的類似角色,再加入自己自然流露的設計。」

與年輕人互相「請教」學新知

《白日之下》因改編自真實事件且關注社會議題而備受

◆姜大衛讚
《白日之下》是好電影,特別包場邀親朋好友觀賞。



▲姜大衛將電影中的通伯飾演得維妙維肖。



▲姜大衛認為小製作電影可為新導演和新演員創造更多機會。

演了數百部影視作品。從早期的《新獨臂刀》、《報仇》等武俠片,到之後的《射鵰英雄傳之九陰真經》、《乾隆大帝》等經典劇集,他始終是香港影視界令觀眾印象深刻的存在。

相對於舞台的熱鬧,台下的他向來是按部就班地生活、工作,安靜地在眾多劇本中挑選精彩的故事,以及適合自己的角色,永不言休。「做了幾十年戲,最緊要劇本和導演好,角色適合自己,有戲且戲不少,我都都會做。還有我要做回與自己本身差不多的年紀,你讓我做50歲的角色,我都不會去做,因為要特別去『做』,我自己接受不了。」

他透露,自己近期正在佛山拍攝劉偉強導演的新電影,也正參與湖南衛視的電視劇,還有一部TVB的新劇正於深圳拍攝,「劇本很多,但總要選到真正吸引到自己的。」他又稱,如今香港演員在內地的機會並沒有想像般多,因內地已有各種類型的優秀演員,沒有特別需要外援,若香港演員計劃北上開拓演藝新路,還需要打好堅實基礎,再把握機會。

關注,John哥稱早前也曾關注過這單社會新聞,但只是知道這件事的存在便足夠。「電影是藝術,而不是現實,其中有加鹽加醋和藝術創作的部分,原本的事件中未必有我飾演的這位角色,這個人物是創作出來的,我不需要參考任何人和事,只需要研究如何做好這位角色,讓觀眾有感覺就好。如果一心想著原本的事件,其實包袱會重很多。」

他坦言,如今新導演的想法和拍法其實自己並不熟悉,「我只能以多年經驗提出自己的建議,最終也是由他們決定如何去拍。」他笑說也因此學到了很多新鮮事物,「這行好玩就是如此,無論做到多少歲,都有新知識可以學習。有時觀眾可能不認識一名演員,但卻可以判斷他是一名老演員,就是因為他的做法已經是很舊的了,舊不一定不好,但新舊之間一定有差異。」

John哥向來給人留下一種不苟言笑的嚴肅印象,他解釋是因為自己「不會說話,害怕得罪人」,「我們以前拍戲經常會互相開玩笑,但若與不熟的人開玩笑,對方可能以為是真的。所以我與不熟的演員合作會比較少講話,大家以為我很cool,熟悉之後才知道我不是。」這次與年輕導演和演員合作,他稱自己通常都會主動先與大家溝通,或分享自己過往的演藝故事,或向年輕人「請教」如何演戲:「我會問

他們覺得這場戲我這樣做好不好?你們覺得應該怎樣演?大家一起討論研究,我有時也會提出建議,不接受是導演最終決定,不接受也有合理的理由。」原來戲中通伯不時流露出的調皮一面,也是John哥自己的設計。

小本製作能助新影人成長

已數年未拍電影的姜大衛喜見《白日之下》在世界各地影展都得到正面迴響,也常不遺餘力向身邊人推介:「這是一部拍得好認真,編、導、演都很好的電影。」他稱近年全世界的電影業界都不算好景,而香港電影已經原地踏步了很多年,「拍來拍去都是警匪片。」他觀察到,近年也許因為資金問題,本地電影已漸趨轉型,拍大製作電影時大家會更謹慎,因為大製作也不一定賣到錢。當小製作電影應運而生,也為新導演和新演員創造更多機會,「我們需要這批新人的出現,所以當簡導演給我講了故事,看了劇本之後,我已經感覺到很吸引。隨後我再與導演和編劇分享了對這個角色的看法,包括說話的方式,以及對劇本的加減改動等,他們即刻記錄下來,回去討論後再反饋給我。」

他堅信,如今香港應拍攝更多具有本地特色的電影,「為什麼之前大家都喜歡看香港電影?因為我們的電影其他人拍不出,感到不得了。而現在

無論什麼類型的電影,個個都識拍,所以我們更應該聚焦本土特色。我現在很支持本地的年輕導演和演員,無論大製作還是小製作,都希望香港電影再拾輝煌。我也希望大製作電影有些改變,不要整天都是拍警匪片,觀眾當然鍾意看大場面,但實在沒新意,可以研究吓有沒有新路線可以繼續行下去。」

新劇本邀約不斷 永不言休

時光回溯到去年,姜大衛在TVB萬千星輝頒獎典禮上捧起了演藝大獎的獎盃。他出身於演藝世家,4歲開始演藝生涯,少年時代在武行摸爬滾打,青年時簽約邵氏,一躍成為中國香港影史上首位「亞太影帝」——入行逾70年,他出演、導

教仔多看電影浸淫演技



◆姜大衛教兒子姜卓文(中)多看電影。

資料圖片 姜大衛的孺仔姜卓文(細John)2019年藉《全民造星II》出現在公眾視線,續參與拍攝過數部電影和電視劇,近年則多活躍於話劇舞台。John哥向來支持兒子的選擇,只是並不會常與其討論演戲技巧,他解釋道:「我們兩父子只是好像朋友一樣聊天,最多提出一些建議讓他自己反思,而不是完全教他我自己的那一套,這樣只會教出來另一個我自己。其實當年也沒人教過我,都是我自己去經歷,慢慢累積經驗,所以還是要他自己多看些不同類型的電影,自己去吸收。」

書法「刻」進微雕 毫釐之間見功夫

王仁助:最好的作品永遠是下一個

夜闌人靜,剛練完書法的王仁助在厚厚一疊練習紙裏,挑出了一幅最滿意的作品,仔細端詳。稍後,拿出一張約指甲大小的銀箔放在書桌上,再從工具盒裏小心翼翼地拿出一柄小刀,屏息凝神,腦子裏反覆回想剛才的字樣,以氣運刀在銀箔上雕出一行行頭髮絲那麼細小的字,幾不可見,放在高倍顯微鏡下,恰是剛才練就的《赤壁賦》,毫釐之間書法韻味十足。這是王仁助一直堅守練就的微雕書法,他秉持像做學問一樣出作品,對藝術的追求永不停歇,正如他所說的:「最好的作品永遠是下一個。」

王仁助是江西東鄉人,30年前南下深圳寶安,成為一名英語老師。長期以來,他喜歡在業餘時間鑽研書法藝術,曾多方拜師,再加上幾十年的苦練,其書法技藝逐步精進。雖然已在書法領域略有所成,但他心心念念的還是微雕藝術,或者可以說,他對書法的癡迷也是源於對微雕藝術的追求,而這份追求則來自其岳父江振東——一位著名的微雕師。

幾十年如一日潛心研習書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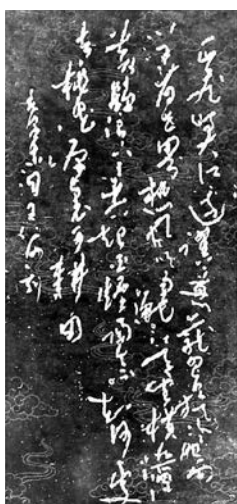
王仁助18歲時就開始利用閒暇時間向其岳父學習微雕。「我曾隨他遍走大江南北,探訪微雕名家大師,一路走來感覺是:雖然有的大師能夠刻到細如髮絲,但承載中華文明幾千年的書法美感,微雕作品遠遠沒有展現出來。如果將高深的微雕技藝與高雅的書法兩個跨界藝術融到一起,應該會



◆王仁助潛心研究微雕書法。

奏響藝術史上一個新的樂章。」王仁助下決心要把書法攻到一個新的高度,為此潛心研習書法,多方拜師,每天臨帖四五個小時,幾十年如一日。

2019年,王仁助在家中心血來潮刻了范仲淹的《岳陽樓記》,再放到顯微鏡下一看,挺有書法韻味。拿去給圈內朋友看,大家都頗為讚嘆。這讓王仁助信心倍增,每天閒暇時間在工作室學習、鑽研、思考、冥想,進行深入研習。他還在電腦上搜索了所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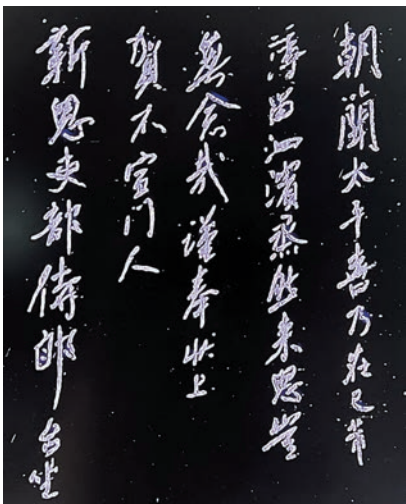


◆微雕作品之毛澤東《七律·登廬山》。受訪者供圖

的有關微雕文章、視頻、圖片、作品,遇到所有有關微雕方面的著作,包括舊書、網上的都買過來,一一進行學習、研究、比較。

先練字再捉刀 字由心發

經過多番練習,王仁助陸續又雕出毛主席詩詞、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、《草書四帖》等系列作品集。他介紹道,初期刻錄毛主席的詩詞手寫體時,他先把字練到位,臨摹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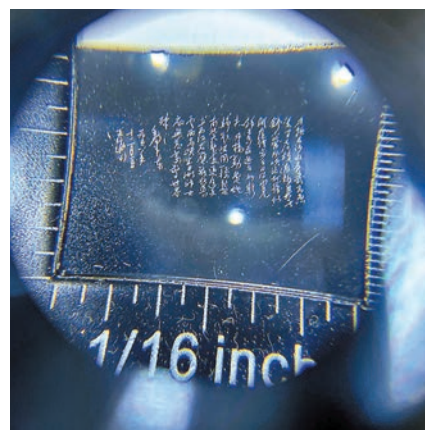


◆微雕作品之米芾手札。受訪者供圖

體,爛熟於胸,然後捉刀,字由心發,刻出來不僅細如髮絲,而且有毛體神韻。

雕刻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,王仁助嘗試刻了六版,用了幾種不同表現形式,雕刻有楷書、行書和草書。他說:「尤為艱辛的是楷書微雕,因為太細了,稍有不慎就點畫不準,而我居然刻出來,覺得特別的開心。」

之後,王仁助一發不可收拾,思路不斷開拓,技藝愈發精湛,他把部分歷代書法法帖刻成微雕藝術品,米芾



◆圖為高倍顯微鏡下的王仁助作品。

手札、黃庭堅手札、《滕王閣序》、《前後赤壁賦》、《歸田賦》、《牡丹賦》、《論語》系列、《道德經》系列……作品集一個接一個誕生。

冀探索更多微雕藝術新載體

王仁助近年還在不斷嘗試在不同材質上進行創作,無論金箔、銀箔,還是瑪瑙、琥珀、牙骨、玉石、紀念幣……他希望探索更多微雕藝術的新載體。他的朋友、學者鄧左民說:「能寫成這樣已然極牛,還能刻出來,簡直匪夷所思。」中國書法家協會主席孫曉雲專門給他題了四個字「精雕細琢」,這令王仁助開心了許久。

「最好的作品永遠是下一個。」像做學問一樣出作品,這樣近乎苛刻的要求,是王仁助的藝術追求,也是對藝術的敬畏之心。

◆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